

第七章 結論

一、中庸宇宙論的現代意義

客觀的講性體，以中庸易傳為主，主觀地講心體，以論、孟為主。

性體源於道體，而道體的生成發展流行之動力是道德的創生不已；因此，宇宙的變化內涵是道德的真幾運用。道德真幾的發用，非僅存有而不活動，它下貫於萬有萬物而賦予其性。經由逆覺體證，反身而誠，從道德良知證成天道的純而不已，既超越又內在，天道性命相通。雖然天道性命上下交通遙契，但其價值根源依據則源自天道的內容，這才能挺立住一切價值的範疇領域。證成由道德良知的終極關懷依據是客觀的天道天命；既不分裂天人合一之契，又彰顯客觀的天道終極，顯豁出中庸宇宙論義理的現代性意義。

世界各大軸心文明，是以歐洲為中心主義的思維。因此，基督猶太回教的一神論，天人分裂、心物殊途、掙扎超越，成為現代性判別的依準。儒家於此天人合一、心物合諧，因此被判為適應世界的改革性格，淪為保守落伍封建的恥譏。超越的突破、一元上帝觀的出現，是軸心時代文明的特色。一九八三年軸心文明的特色改變了，第二序反思的出現，承認天人合一的儒家精神文明。¹

毋庸而論軸心文明的超越性思索，中庸的天道客觀存有，生生不

¹ 杜維明，《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》，台北，聯經出版社，民國八十四年，頁六二。

已的道德真幾，純而不已，成爲萬有萬物的價值根源，並貞定了萬有萬物的存有，打通了道德與存有兩界隔閡，所謂的「一心開二門」，隱約之中已透顯出天道客觀的超越性與內在性。因此，以一神的超越論來框框圍拘儒家的宗教超越性，是偏差訛誤的，中庸的宇宙論性格，恰可做爲超越遙契宗教維度詮釋的註腳。

中庸豁顯散發出宇宙論的性格，但他與心性論並不衝突；因爲中庸的道德形上學進路，是由道德心性的逆覺體證而進入，他並不否認天人的連續性，符合了軸心文明的第二序反思的內涵。現在許多哲學家、神學家，包括馬丁·布伯(Martin Buber)，保羅·狄利希(paul Tillich)、馬塞爾(Gabriel Marcel)，他們基本上理解的宗教，已經慢慢的柔化一神教的神人「斷裂」(discontinuity)，而再度強調「連續」(continuity)，再強調—「我與你」(I and Thou)這樣的一個思維方式，重新縫合了這個超絕的世界和經驗的世界。² 中庸卻也能肯認逆覺體證的道德心性之工夫進路，並暗合西方宗教神學的朝「連續」性的方向發展。

總的說來，中庸是天道性命相貫的典範，不是採取天人分隔的方式，他從「神人的形質同一論」一天命之謂性，一轉而成爲「神人的德性同一論」一率性之謂道，它指向一種「轉化的創造」(transformative creation)。經由此「轉化的創造」，人的「人文性」(humanity)始得盛發出來，人始能真正成爲一個人，而宗教亦因之轉爲—「人文性的宗

² 林安悟，《儒學與中國傳統社會的哲學省察》，台北，幼獅出版社，民國八十五年，頁二三〇。

教」(humanistic religion)或「道德的宗教」。³

中庸的工夫實踐途徑為盡性與致曲。盡性紹承孔孟之餘緒並加以弘揚光大之，讓整個存有充滿著濃郁的價值目的世界。致曲則豁顯中庸曲成萬物而不遺的特色，全德經過致曲的坎陷曲通，則可以開發現象世界的民主、科學大業。又因為曲能有誠，由誠來潤滋民主的結構，科學的偏頗，使民主、科學往正向發展。

曲則一偏之德，而其根源仍是宇宙總體的動力一道。一曲之偏必然的要邁入活潑的生活世界，對應、溝通、交流，這實存的生活世界場域，因為一曲之偏的碰觸，而擦出繽紛多元的火花。在繽紛多元的歧異之中，因誠體的動力又產生了共識的整合。一而多，多而一，展現了中庸致曲的生活世界實踐之道。

二、中庸的政治困結

吾師林安梧認為儒家的政治困結在於「道的錯置」。儒家由血緣性的自然總體與人格性的道德總體通極為一理想的境界，中庸的內聖外王之道也豁顯上述義諦。但社會總體卻淹沒在血緣及人格連結之流中，聖與父扭曲異化，由君宰制控制，造成中國專制的荼毒。因而使得「聖君」轉變成「君聖」。聖君要求的；讓那有德、有才者始能為君；君聖則異變成只要在現實上當上了國君者既是有德、又是有才。在這種情況下，「人格性的道德連結」不但未能成為主導性的優位地位，而

³ 同前註，頁二五七～二五八。